春秋公羊傳箋

春秋桓公經傳解詁弟二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箋曰即位正例月殺立無異不殺立者乃反有異皆取自正以正人也

繼殺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 据莊公不言即位

如其意也 殺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爲篡者隱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　箋曰凡殺君而自立者必自以爲己正而被殺者不正故因而

子之以示託正之義若直書絕之則統絕矣彼殺君罪既見正卽已受治此正卽位又若更新春秋之義賊無不討如其無及亦仍以正君之法待之之使彼逆取順守改過悔罪乃爲宏也若爲史臣則當守正直筆身死而已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殺賢君篡慈兄專易朝宿之邑無王而行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爲臣子憂之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　箋曰桓會例月亦終其篇貶

鄭伯以璧假許田

箋曰假與乞同例時

其言以璧假之何据實假不當持璧也箋曰据經無言璧言假之例易之也箋曰歸邴所以易許非以璧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箋曰据來言歸田無異詞爲恭也爲恭孫之辭使若暫假借之辭箋曰使若來朝執璧而請者然易爲爲恭据取邑不爲恭敬辭箋曰据齊人取田不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箋曰以假爲辭知非其所有許田者何地皆不得專而此獨爲恭辭疑非凡邑故更問之箋曰据上入許此更言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箋曰以鄭伯來以璧知爲諸侯來朝以璧迎勞之地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

侯皆有朝宿之邑焉

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誠之辭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猶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頌當有所任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

故深諱使若暫假借之者不舉假爲重復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會無以起從魯假之也　箋曰此亦說朝宿邑之典制魯本取許矣鄭因桓殺立而又脅奪之深諱使若來朝我我以璧勞之而鄭辭璧請暫假田以居也注以爲眞朝周之邑則經無朝宿有田之文何所據而知之

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箋曰據邑從主人許已滅不得更有田

諱取周田也箋曰以繫之許知非魯邑仍滅許所得耳列國相滅與取天子地同

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箋曰據晉人侵郊此亦可直言假田

繫之許也箋曰既爲魯田仍從許名也

曷爲繫之許箋曰據汶陽田不繫齊濟西田不繫曹

近許也箋曰使若非許舊田但近許耳此邑也其稱田何箋曰据邴不言田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功德箋曰所以著田者惡內貪利而廣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箋曰公及盟例日爲上假田作實假見之越與盟後稱於越從主人此稱越使公爲主人

秋大水箋曰大水例時

何以書箋曰据不異記災也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經曰秋大水無麥苗傳曰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旣蓄積而復專易朝

循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箋曰水之所損傷多

冬十月箋曰首時例月以正月書即位故十月不書他事以起之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箋曰二年見王以督殺起桓殺也殺君例日大夫相殺例時言及則承日爲文且名以殺賢孔父也

及者何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

累也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箋曰殺累之係於君而殺孔父與殺君同也

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

也箋曰以皆言及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箋曰据三及外無言
及者曰有叔仲惠伯是也下之同力知滅殺箋曰滅者上皆有累者有則
此何以書箋曰据滅不具書賢也箋曰非常死節所能比何賢
乎孔父据叔仲惠伯不賢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以稱
字見先君死箋曰孔父不名弟子所未問祭仲則問焉未詳其意孔父仇牧荀息三及
文相同不宜孔父獨字而弟子不問也稱字爲先君死者穀梁之說也經無此例此下自
言史事耳無與於經旨又按孔父文與家父同蓋二王後大夫同於天子大夫例不名以
氏加父而已既例不名亦非褒也我有單伯齊有高子崔氏宋又有華孫司馬司城雖各

有主文亦以不名例得見之弒君名者正例殺大夫不名者因以見不名例若殺其大夫及殺其大夫司馬皆不名是也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殺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殺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宋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趨走也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己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

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言及者使上道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舉馮殺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不讓意也

滕子來朝箋曰朝例時蔡人龍說滕見本爵起上稱侯例爲略詞非褒進例此在正月三月月之間不見月者明時月月日無妄下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箋曰桓會例月以成

宋亂箋曰成亂例時成平也共平其亂古者會師有此名以爲成其亂逆者注家之誤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目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箋曰據成亂而取鼎爲大惡不必目言公會爲成亂遠也箋曰欲明三世詞例宣公平莒則云莒人不肯受賂返陳蔡則明公不與盟矣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箋曰時月日詞隱

此三者詞顯也益師主
恩此主諱故重發之
隱亦遠矣曷爲爲隱
諱
据觀魚諱　箋曰
据鄭人來輸平
隱賢而桓賊也
宋公馮
與督共
殺君而立諸侯會於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
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殺隱而立君子疾同
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古者
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
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也州中有
爲無道者則長帥卒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
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
不爲成亂令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
者辟直成亂也箋曰賊一作賤非也所以
於此目言者欲見桓與督皆殺君嫌桓賊殺
賢君文
不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箋曰取例時月者從內取諱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据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

器從名從本主名名之地從主人從後所屬主人

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据錯寶玉大弓不言箋曰据周濟西田不言曹及我

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即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爲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箋曰器與人非就而相親也郜鼎不必還郜

宋始以不義取之

故謂之郜鼎宋始以不義取之不應得故正之謂之郜鼎如以義應得當言

取宋大鼎部本所以有大鼎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箋曰其義者則不繫寶玉大弓是也

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

箋曰國所治地如君所臣人一日有一日相屬之義也

俄而可以為其有矣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為其有不復追錄繫本主　箋曰地界可正反魯侵地不書是也

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為取恣意

辭也弟子未解故云爾　箋曰問器亦當反耶

曰否何者何者將設事類之辭

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媦妹也引此爲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經不正者從可知省文也箋曰言器非其郜有反之無解於其先取也楚有妻妹者妹不得爲妻反之亦不復爲妹矣故君子謹於先取

戊申納于大廟箋曰納例時日者以大廟爲重失禮宗廟例日

何以書箋曰据廟器不書譏箋曰言納故知非禮何譏爾箋曰据取已譏矣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大廟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言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

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箋曰不能平亂反以服宋告廟故各譏之

秋七月紀侯來朝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箋曰朝例時月者起紀欲結援而失所從與襃邾婁相對月見義侯見本爵

蔡侯鄭伯會于鄧箋曰會例時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据齊侯鄭伯如紀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

是其所是非其所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
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箋曰
据鄧侯失國非宿比

盍鄧與會爾

時因鄧都得與鄧會
自三國以上言會者
重其少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尚書
日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盍取諸此箋曰
宿與會例不顯以此起之鄧滅不書者起春
秋不記時事也於此見鄧未滅於吾離見鄧
已亡則不書滅鄧例明矣
言盍者容有正離會之義

九月入杞

箋曰內入例日
不日略桓滅也

公及戎盟于唐

不日者戎怨隱不反國善桓
能自復翕然相親信箋曰
公及盟例日時者諱內行同戎
狄從大信詞明公與戎相親

冬公至自唐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故與讎相違也

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一箋曰譏公意不顯故致致以起之盟亦當以會致地致者危錄之嫌實信也致例時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

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箋曰桓會例月去王不問者去王去秋冬皆弟子

所習知為結昏見之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箋曰胥命一見離不言會書詞無譏故云

近正蒲內邑

胥命者何箋曰以非誓同盟箋曰以與經有會有同盟有平也

相命也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命

何言乎相命據盟亦相命不道也箋曰據

近正也以不言盟也從大信例非離會箋曰時會之比

此其為近正奈何箋曰据盟不譏同盟為善詞也

古者不盟

結言而退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箋曰桓會例月結紀也盛與會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者何箋曰日食則異不假辨深淺盡也光明滅盡也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故尤甚也楚滅鄧穀不書者後治夷狄　箋曰以盡爲尤重

公子翬如齊逆女箋曰逆女例時譏不親迎自明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箋曰月者起公不親迎而齊侯送之翬逆不行有危也

何以書箋曰据內不言送女譏箋曰常事書則譏也何譏爾箋曰据不

親迎譏親送宜無譏**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以言姜氏也禮送女

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箋曰以地期知譏齊侯也姜氏者齊侯之孫女世子諸兒

之子也諸侯不與世子昏齊侯因自送以重之實會公耳**此入國矣何以**

不稱夫人据讙魯地据下稱夫人箋曰姜氏**自我言齊**恕己以及

人也**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所以崇父子之親從父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起魯地

公會齊侯于讙箋曰桓會例月以譏齊侯故從通例

夫人姜氏至自齊箋曰使若夫人歸國者然不使單得以亦不使公得

親迎詞又不使齊侯得送

翬何以不致據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致箋曰據不與齊送公迎則翬得致得見乎公矣本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翬當并致者翬親迎

重在翬也上會讙時夫人以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不復在翬茲不復致不就讙上致者婦人危重故據都城乃致也月者爲夫人至例危重之箋曰讙非送迎女之地故仍從國致夫人至正例時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箋曰重結昏故使弟也聘例時

有年

有年何以書方分別問大有年故不但言何以書箋曰据非灾非異以喜書也箋曰有有者不宜有故知喜也大有年何以書箋曰据大乃爲喜今有郎喜則不必更大之亦以喜書也箋曰据六月雨者上雨而不甚此其曰有年何箋曰据饑與大饑則有分有年則無所分僅有年也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箋曰非眞以喜書託以起例耳彼其曰大有年何問宣十六年也箋曰此僅有則彼大有也仍非喜也大豐年也謂五穀皆大成熟箋曰彼乃眞有年耳兩例相對乃明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箋曰据非心於民則喜不足書恃有年

也 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減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爲國尤危又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箋曰恃負也春秋文實予奪參互見例書不雨似灾而實嘉其勤雨也書有年者似祥而實譏其恃天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箋曰狩例時于郎故月

狩者何 箋曰据春曰苗 **田狩也** 田者蒐狩之總名也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取獸于田故曰狩易曰結繩網以田魚 箋曰春秋言狩者四二冬二春知爲田獵之通名 **春曰苗** 苗毛也明當見物取未懷任者 箋曰此散言之則

分三禮也**秋曰蒐**蒐簡擇也簡擇幼稺取其大者**冬曰狩**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稺故於苑囿中取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箋曰据經不見春苗也**譏**箋曰書則譏也**何譏爾**箋曰据常事無起文**遠也**以其地遠禮諸侯田狩不過郊箋曰言于郎則可知譏意也**諸侯曷爲必田狩**据有囿也箋曰据觀魚非禮**一曰乾豆**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二**二曰賓客**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

射之達於右髀遠心　死難故以爲賓客

三曰充君之庖

充備也　庖廚也

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腸胃污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牙非所以養徵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箋曰聘例時　見下大夫例

宰渠伯糾者何

箋曰問一人　耶二人耶

天子之大夫也

箋曰以宰官伯字　文相承知一人也

其稱宰渠伯糾何

据劉卷　卒氏采

不名且字
公不名咺不氏不字
箋曰据周
下大夫也
天子下大
夫繫官氏
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
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弟
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
雖天子親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
而總干牽民之至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
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臣爲其近於
君也貴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近於兄
也慈幼爲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
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
王曰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
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
也　箋曰天子大夫上大夫亦字家父是也
知伯糾爲下大夫者以繫宰知有所統也宰
官也渠氏也伯糾字也凡年過五十於字上

加伯仲謂之且字人稱之則加父五十以下
字或一字若顔回字淵或二字若子貢子游
子蓋亦他
人尊之
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
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　箋曰天子
既聘嫌桓得正故去二時以起例若曰天王
使來後無事矣不問者非經所有蓋別有編
迷問答之詞
而後失之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箋曰大國君卒例日

曷爲以二日卒之箋曰据公孫嬰齊仲嬰齊氏不同月不同也怴

也怴者狂也齊人語箋曰怴當爲越越日乃知之甲戌之日亡己

丑之日死而得二日相去十六日也箋曰此所謂越也君子疑焉

故以二日卒之也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箋曰不修春秋記陳侯亡及死之日君子修之則甲戌出走已同於卒矣臣子侍疾不謹陳侯亡又當絕俱于二日示其義

夏齊侯鄭伯如紀箋曰爲離會示例外如例時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据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離不言會也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春秋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略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所聞之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離會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

以別嫌明疑與會文不明故　箋曰宿鄧以此起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箋曰王聘例時

仍叔之子者何　箋曰據武氏子不稱父字　天子之大夫也

箋曰不名非士不官非下大夫言使非曹射姑未立之比　其稱仍叔之子

何　據宰渠氏官武氏子不稱官又不加之尹氏不稱子　譏　箋曰以文非常例　何

譏爾　箋曰據從時知不譏天王　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禮七十縣

車致仕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辟一人　箋曰言之子則譏在仍叔也仍叔老

而不致仕有事使子代行而王所使者則仍叔耳子實未立也此鄭世子齊世子之例大

夫不世不得使子也

葬陳桓公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箋曰當時不日正也不月則略之

城祝北箋曰城例時爲饗齊侯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箋曰外伐例時

其言從王伐鄭何据河陽舉王王狩別出朝文文不連王王師不道所加

從王正也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

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者本不爲王舉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箋曰從王正則人從爲譏三國矣

大雩 箋曰大雩例時

大雩者何 箋曰据祭無大小 **旱祭也** 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 **然則何以不言旱** 据日食鼓用牲于社箋曰据旱以災書 **言雩則**

旱見箋曰因旱而雩可知言旱則雩不見從可知故省文也日食獨不省文者與大水同禮若但言鼓用牲則不知其所爲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箋曰有言旱而不言雩者未雩也何以書箋曰据雩不可譏記災也旱者政教不施之應先是桓公無王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箋曰水患可禦旱灾必雩故謹而記之

螟箋曰螟例時

何以書箋曰据無麥禾不言所由記災也螟者煩擾之所生與上旱同說

冬州公如曹箋曰外如例時稱公者天子之相爲來見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箋曰据非離會過我也爲六年化我張本也傳不言化我者張本非再化也稱公者申其尊起其慢責無禮　箋曰以王姬歸于齊例之知其過我

六年春正月寔來箋曰來例時月者起慢我

寔來者何箋曰以寔似國又似人名猶曰是人來也猶曰是人來不錄何等人之辭　箋曰以承上言寔也國不可言來人名又無所繫使若內未命大夫然

孰謂謂州公也以上如曹書　箋曰是文承上上唯有州公也

曷爲謂之寔來箋曰据當言遂或再出州公慢之也箋曰既似未命

大夫又來者無禮之詞也

曷爲慢之

据葵丘之盟日箋日据貴者待之以初

化我也

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爲惡故書寔來見其義也月者危錄之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之

箋曰使若我先慢之州遂不朝耳君子先自正之終不責其我陳乞州曰願諸大夫之化我時有化我之禮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箋曰桓會例月成與會成即盛也入魯謂之成此未滅即見成與荆楚同例使若自改名然深諱滅同姓也諱文不明故後又書盛伯以起之

秋八月王午大閱箋曰蒐狩例時日之與祠兵相起賀濟鑫說會成而
書王午大閱圍成而書甲午祠兵惡魯用兵滅同姓也
大閱者何箋曰一見無例故問簡車徒也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
習之箋曰周禮仲冬教大閱閱數也何以書箋曰据常事蓋以罕
書也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
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蒐例時此日者桓既無
文德又忽忘武備故尤危錄 箋曰既無文言之故云蓋也以見世於大蒐張太平法故
先於傳聞世見之前三見以罕書後再見爲正法三世故必見三罕言大者君在也

蔡人殺陳佗箋曰人殺列國君例月時者失君道同於大夫以下相殺也陳佗者何箋曰以國氏者當國及微者二例陳君也以羅卒不書葬也箋曰十一年蔡侯貶稱字故知坐殺國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据殺蔡侯般不言蔡般絕也絕者國當絕箋曰絕之同宋萬曷爲絕之据戕鄫子不絕賤也箋曰賤之同鄭贍其賤奈何箋曰据見殺無奪爵例外淫也箋曰蔡陳對舉以國氏與齊人執鄭贍同贍微者故知侯佗貴者無所侯故知淫也惡乎淫惡乎猶於何也箋曰据鄫子淫於魯而邾婁人用之淫于蔡蔡人殺之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

也賊而去其爵者起其見卑賤猶律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也不日不書葬者從賤文箋曰蔡得討賊詞故知淫于蔡而見殺也葢陳蔡婚姻因會淫游俱不以正於殺賤佗於會貶蔡各治其罪此之謂撥亂

九月丁卯子同生箋曰子生同子卒例日

子同生者孰謂箋曰疑子生不書有爲而書也謂莊公也以夫人言同非吾子子箋曰以在桓篇言子同猶在莊篇言子般即君之世子嗣位者何言乎子同生据君存稱世子子般不言生箋曰据緣生乃書子生不當書喜有正也喜國有正嗣箋曰隱無正桓亦無正子同乃正耳亦受之之詞

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 箋曰不據君正不正於即位足見之君薨乃稱子耳君在當稱世子也 **久無正也** 箋曰比二君無正故書以正桓耳桓之爲正也微不及子同正而自以爲正故特明之或者久讀爲久諸牆之久久者橋正之之名也 **子公羊子曰** 箋曰公羊子三字旁注文 **其諸以病桓與** 其諸辭也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日者喜錄之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于廟以名徧告之之 箋曰病桓不正當絕不得有世子

故以君薨稱子某起桓當誅春秋殺君者不再見而桓不從其例特於子生著之使若殺隱者已伏罪然以爲凡殺君之例子生無名追本其生日而踊名之亦春秋不記事之例

冬紀侯來朝朝聘例時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箋曰焚邑例時日日者君存

焚之者何箋曰據火當言災或言火**樵之也**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齊人語也　箋曰使咸丘若薪然焚之而已**樵之者何**箋曰据邑不可樵**以火攻也**箋曰實則火攻之耳非焚也**何言乎以火攻**据戰伐不道所用兵　箋曰涌泉異則記之火攻非異也**疾始以火攻**

也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　箋曰特言焚知疾始也後未有言火攻者

咸北者何箋曰以不繫國又從國例繫邾婁之邑

也箋曰凡不繫者內邑也而言焚則非內邑曷爲不繫乎邾婁据邾

郚郚繫紀　箋曰据伐取繫國之也欲使如國故無所繫加之者辟實國也

箋曰比內邑尤重加月而日是滅國例矣曷爲國之据邾郚郚不國　箋曰据

通濫有推義君存焉爾所以起邾婁君在成北邑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

等也日者重錄以火攻也　箋曰日者國君卒例焚而爲君卒詞坐殺國君也君實不在

故云焉爾凡焉爾者設詞也重人民如君爲特見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箋曰朝例時名朝見失地從初例

皆何以名据滕薛不名也箋曰据滅同姓乃名失地之君也箋曰名者當國例稱伯侯而爲當國詞是正而無地者故知失地其稱侯朝何据以賤也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鄧本與魯同貴爲諸侯今失爵亡士來朝託寄也義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下去二時者桓公

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輕也名者見不世也箋曰又去二時者於失地君見意若曰桓不正亦如失地君國無事矣不於七月紀侯來朝去之者於失地君書名乃足見例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箋曰失禮宗廟例日

烝者何箋曰据常事不書常冬祭也箋曰冬祭高祖廟之祭也春正月用冬祭者但祭高廟則謂之烝故夏五月亦烝也其對文常禮則春祠夏礿秋嘗冬烝桓公高祖獻公也一生一及親廟四而已則武公當高高位桓自謂正必不嗣隱伯御本不成君則祭當爲武懿孝惠不以昭穆也如以昭穆高祖之世厲獻同班是二祖矣此烝當爲祭

武公魯人議立武公爲世室後卒立之蓋頻祭於其廟有所請禱耳魯正月建丑之月烝當用夏正仲冬過時而祭蓋去年去二時國中多事正月始定因而祭焉議文自明

春

曰祠

薦尙韭卵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

夏曰礿

薦尙麥魚始熟可礿故曰礿

秋曰嘗

薦尙黍肫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

冬曰烝

薦尙稻雁烝眾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眾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般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箋曰据不書礿

譏

箋曰書則譏也

何譏爾

箋曰据下又烝乃嘗譏

譏亟也

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薦衆多可以包四時之物書正月烝不見五月烝

箋曰不之亟也

亟則黷黷則不敬

瀆渫黷也

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亯故將祭宮室既修牆屋既繕百物既備序其禮樂具其百官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

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

疏則怠怠則忘怠解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禮本下為士制茲此也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裘葛者御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天王使家父來聘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　箋曰聘例時此為上大夫示例家父以采氏采同於國也不見本字而直稱父者王

官不以字行父若其爵矣其以字行

者蓋入朝爲小卿故不言父以別之

夏五月丁丑烝箋曰失禮例日

何以書箋曰据上已譏譏亟也與上祀同爲亟也箋曰言二烝見亟

秋伐邾婁箋曰伐例時將卑師少内直言伐外言人伐

冬十月雨雪箋曰魯十月建戌月雪例月

何以書箋曰据不言大記異也箋曰六夏季秋未可以雪何異爾

不時也箋曰据不見木冰及殺叔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

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沵血尤深

箋曰十月雨雪遂恆雪故爲早寒也

祭公來箋曰來例時遂逆王后于紀箋曰遂例時外逆女例時

祭公者何箋曰据公者諸侯之通號天子之三公也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箋曰以言遂逆后也何以不稱使据宰周公稱使箋曰据言遂則先來聘非化我也婚禮不稱主人時王者有母也箋曰見王者亦有賓主之道

遂者何箋曰据以昏禮來則魯爲主生事也生猶造也專事之辭

爲箋曰生繼也相繼一事其實二事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据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也箋曰据祭公當有譏文成使乎我也以上

來無事知遂成使于我箋曰來而言遂知遂在我**其成使乎我奈何**箋曰據我主之當言逆耳不必言遂**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箋曰諱王及內輕簡后昏成于假頃故使若祭公來奔而我遣之逆后者然若得禮不言來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箋曰據翬逆女不稱夫人**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箋曰明王后無譏也王命之魯媒之紀得其禮唯以遂逆之爲譏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箋曰外女歸例時王后見二例齊姜不言歸明常事不書也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箋曰据劉夏逆王后不見齊姜文夫人先稱女後稱夫人此乃先后後女也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明子尊不加於父母箋曰王姬不言伯季言伯伯季者內女也我爲媒故同內女京師者何箋曰据或言王城或言周天子之居也以季姜言歸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箋曰此二何師自釋其義非問詞也天子之居必以眾

大之辭言之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即春秋所謂內治其國也書季姜歸者明魯爲媒當有送迎之禮

夏四月箋曰方欲於曹見王法故以京師與曹世子相接夏秋事皆不復書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箋曰來朝例時使來例時

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据臣子一例當言聘

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

與在曹與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序經意依違之也小國無大夫所以書者重惡世子之不孝甚 篡曰言使者專責曹伯也言朝者已卽位為君也言世子者仍不君之以示世子法也父在子無專制之道蘇極而用禹則可不然父或撓其政是父子君臣有獄也傳位于者所以自驕逸齊世子雖在諸侯之上未若此言朝之著明也然則譏父老者在曹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篡曰於卒曹伯見王者曹世子亦正與桓當立相起也以正而反得不正故各以王統正之使從大國例日卒

月葬起爲內破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　箋曰從大國例起特見王爲內見非爲曹見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箋曰桓會例月以方諱言弗遇故時弗會時則會月例明也

弗遇箋曰弗遇不與不見皆例時

會者何箋曰以下言弗遇則會非聚也期辭也箋曰以有地故知先仍常會約期無所要

其言弗遇何箋曰据弗及諱例弗克納大之之例公不

見要也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言弗遇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 箋曰公約會而衛不肯使若公不肯者然不言不遇而云弗者起不遇在外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箋曰戰例日不言敗重錄內敗

郎者何箋曰据內戰當言伐我外地不言來

吾近邑也以言來也 箋曰据城郎

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据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來公敗宋師不言戰龍門之戰不舉地也

近也箋曰來而已戰郎矣故知近詞

惡乎近箋曰据鄙及郛乃近耳近乎圍也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不解戰者從下說可知箋日非眞近國以其倉卒來而我迎戰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据十三年師敗績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春秋託王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戮力拒之箋日譏不豫備卒與敵遇而敗日以危之非偏戰詞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衞人鄭人盟于惡曹

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郞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懼危錄之箋日外盟例時此月者者起內敗外患猶未解也幸鄭伯死而後免人卽君也若實微者無所用用月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箋曰鄭小國同大國例日卒月葬

秋七月葬鄭莊公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不得與殺大夫同例時不日慢葬也起箋曰不及忽之微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箋曰執例時月者賢祭仲

祭仲者何箋曰据有祭伯祭叔而此繫鄭鄭相也不言大夫者欲見持

國重　箋曰以稱字同孔父鄭非王者後而貴其大夫知爲相也何以不名箋曰据魯相臧宣叔猶不見字賢也箋曰蔡季紀季字皆賢例也何賢乎祭仲据身執君出不能防難以爲知權也權者稱也所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不引度量者取其平實以無私　箋曰仲不復見同殺君例突後見篡忽後反正又見突賊而仲賢例一子一奪文顯義隱故知有權也其爲知權奈何箋曰据知權不得見執古者鄭國處于留箋曰古猶先也宣王始封鄭於留地在河雒之間詩曰彼留子嗟謂鄭桓也先鄭伯有善于鄶公

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遷鄭都於鄶也箋日國語說幽王時鄭桓公友用太史伯之言寄帑于虢檜取十邑食溱洧也因帑在檜其宮人得入檜宮見檜夫人蓋因伏甲攻襲之而野留野鄶也傳本上事者解宋所以得執祭仲因以爲戒莊公死已葬箋曰莊公蓋始不葬留嗣君遣大夫往告先君墓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箋曰留西宋東而云塗出者蓋留時有變就宋謀之宋人執之宋人宋莊公也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突宋外甥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祭仲死而忽旋爲突所驅逐而出奔經不書忽奔見微弱甚是

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殺君而立非能為突將以為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　箋曰以己見執無人拒敵終亦不能存君也

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

箋曰皆君之子又可以善出忽而護之

少遼緩之

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於宋內不行於臣下遼假緩之　箋曰觀其政也政善固亦可立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箋曰不善則反正有詞矣故猶仍也

是不可得則病

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己病逐君之罪　箋曰病困恨也若己先死或忽不幸死則己被納篡之名永為世所詬也宋不殺仲知殺仲則舉國為讐突

不可入矣仲以死拒宋知殺之之無益亦終
不殺仲而兵固可入鄭也詩曰彼其之子舍
命不渝責仲以死拒也然仲不潔其名志全
鄭國時人比之亂賊春秋從而原之知國之
重於君君之重於名也然則
突不出忽不反亦不足爲病
然後有鄭國
已
雖
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
於國之亡　箋曰然後者凡上二事也後忽
竟反仲志得申假令
不反鄭亦不得被兵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
權是也
古人謂伊尹也湯孫大甲驕蹇亂德
諸侯有叛志伊尹放之桐宮令自思
過三年而復成湯之道前雖有逐君之負後
有安天下之功猶祭仲逐君存鄭之權是也
箋曰言古人無權道則
已有則祭仲不可非也
權者何
箋曰問
其方畧
權

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箋曰若義所得爲則不須權

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

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身蒙逐君之惡以存鄭是也

不害人以行權已納突不害忽是也箋曰人國人也鄭不被兵是不害人

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生者乃所以生忽存鄭非苟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道此者皆所以解上死亡不施於己宋不稱公者脅鄭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銜君命出使但往省畱耳執例時此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箋曰此設言

以明仲之權也權不害己亦不害人貴全己以全人耳人全而己不全祭仲病是也己全而人不全不得謂之權

突歸于鄭 箋曰歸于者出入無惡例時

突何以名 据忽復歸于鄭俱祭仲所納繫國稱世子不但名也 **挈乎祭仲也** 挈猶提挈也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內未能懷保其民外未能結款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强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遼緩之 箋曰挈縣持也鄭突當國之篡詞故但稱突使與上文相連若宋之突然如公伐齊納糾也當云鄭祭

仲以突入于鄭今乃爲執仲歸突之文使若仲有惡突突無惡與仲相衡見義也突爲無惡詞則仲立之無罪亦相挈以見

其言歸何 据小白言入

順祭仲也 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使無惡引罪自貶之意使仲爲拒正之文 箋曰順其故仲執而突歸史桀森說突出奔名傳云奪正此書歸爲出入無惡詞故云順祭仲

鄭忽出奔衛 箋曰出奔後通例時

忽何以名 据宋子既葬稱子 箋曰据下稱鄭世子

春秋伯子男一也 箋曰言鄭以小國從大國例傳聞世本不書葬無所謂未踰年稱子亦無君薨

猶稱世子之例不得以特文比常例言之**辭無所貶**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

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
爵稱子是也忽稱子則與諸侯改伯從子辭
同於成君無所貶損故名也名者緣君薨有
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君子不奪人之
親故使不離子行也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
者爲承哀亂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
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
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倣其失
也親親而不尊尊後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
文而尊尊及其衰倣其失也尊尊而不親親故
復反之於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
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
從子者制由中也　箋曰辭無所貶故名以
貶之鄭有卒葬則有末踰年稱子之例而復
名之是從小國例是爲貶之與突不同突名
是當國例此起有惡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箋曰會盟例時蔡叔即蔡侯也爲當國詞起殺陳佗當絶也下書葬蔡桓侯與此相起

柔者何箋曰据名有微貶二例

吾大夫之未命者也以俠卒也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盟不日者未命大夫盟會用兵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士罰疑從輕故責之略蔡侯稱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在字例箋日隱桓莊各見未命大夫者明託王有漸

公會宋公于夫童箋曰桓會例月時者鄭喪禍解始得結宋以大信詞宋子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箋曰復從桓例乃明夫童之子宋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箋曰將使四會連文故春事不復書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箋曰公會盟例日爲下會紀戰郞見之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箋曰公會盟例日燕小國君稱人也亦爲下及戰見之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

當絕故復去躍葬也箋曰陳侯與蔡侯盟于折貶蔡稱叔以起佗爲陳君嫌躍可釋讐去其葬以罪躍也佗淫耳罪不當死蔡仍依戕君之例

公會宋公于鄭箋曰桓會例月再時會以予宋者爲下背宋結鄭將復月會先時會以起之明與桓餘會異例也鄭與會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箋曰從桓常會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箋曰公會盟例日爲復結鄭背宋見之

丙戌衛侯晉卒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

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箋曰春秋設月日之例若可蒙上則例亂不明故出二日以月顯之日尚必重出則他例顯矣不蒙月而重月者正月下復見自正月是也日不繫月者冬月下見王申不見月是也此皆弟子所通知故無問詞而穀梁輒爲發傳彼經晚出故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箋曰及伐例時月者起非微者及也**丁未戰于宋**箋曰丁未在戰上者結日偏戰內敗不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箋曰据及邾婁人戰于升陘**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時宋主名不出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郜城與郎同義**此偏戰**

也何以不言師敗績箋曰据乾時言我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箋曰言戰即敗例而復諱公言及者敗例明當諱去公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箋曰桓會例月公會伐例時不得意例月此月者從桓會例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箋曰衛侯既踰年雖未葬不稱子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箋曰敗績例時

曷爲後日箋曰据搴之戰先書日恃外也箋曰以公會後乃日明公不能結日其恃外奈何箋曰据伐者爲主得紀侯鄭伯然後

能爲日也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据公敗宋師于菅從外也從外諸侯相與戰例曷爲從外据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恃外故從外也明當歸功於紀鄭故從紀鄭言戰何以不地据在下句箋曰据戰必有地近也箋曰封內不地也惡乎近箋曰問近主耶近客耶近乎圍箋曰以言及戰知國也郎亦近矣郎何以地箋曰据近圍言戰于郎郎猶可以地也郎雖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積功也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之不言功者取其積聚師

衆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犇
北故以自敗爲文明當坐也燕戰稱人敗績
稱師者重敗也戰少而敗多言及者明見伐
者爲主者故得汲汲敗勝之文 箋曰外敗于
宋歸有四國之師得紀鄭乃僅免耳
春秋說說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

三月葬衛宣公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
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

力不責也 箋曰
當時不日正也

夏大水爲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民悲
哀之所致 箋曰水例時

秋七月箋曰方大戰而復有大
災故秋冬事不復書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箋曰桓會例月曹與會

無冰箋曰異例時

何以書箋曰據非災記異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箋曰無冰恆燠劉向說周衰無寒歲失之舒也

夏五

夏五者何箋曰據五下有月文易知無聞焉爾箋曰無聞者春秋有無丁無王去時去月之例皆不待問而知此夏五亦去月例然非比事相起不可以据故

日焉爾焉爾者可聞而託無聞也按下十七年五月無夏與此相起此夏五無月文若有脫落然鄭伯使來盟例時假令從月例亦了然易知爲脫月字二文不相連讀者誤連之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內不出主名者主國也莅盟可知莅盟來盟例皆時時者從內爲主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箋曰使來盟例時見鄭反復稱弟聘者爲外恭鄭伯方篡世子而見語稱弟蓋諱內結無道之國同惡相濟將無以正位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箋曰火灾例日

御廩者何箋曰据雉門蒲社地異皆同詞也粢盛委之所藏

也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于宗廟曰廩者擇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 箋曰廩藏穀并桔曰委擇而治之乃入於倉

御廩災何以書 箋曰据無傷害所災者小

記災也 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 箋曰以宗廟重之故災之也

乙亥嘗 箋曰失禮宗廟例日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箋曰据但言嘗無加文知常事也

譏 箋曰書則爲譏也

何譏爾 箋曰据烝見亟文

譏嘗也 譏新有御廩災而嘗

之曰猶嘗乎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無猶嘗乎　箋曰疊見二日之意也

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書者本不當嘗也　箋曰災自災而嘗自嘗無敬慎之誠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箋曰大國君卒例日

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箋曰外伐例時

以者何箋曰据執宋公以伐宋有重詞也

行其意也以己从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國見輕重　箋曰宋鄭私怨而

連衆摟伐故輕四國使宋得行其意如內詞也凡言以伐者二皆譏以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箋曰王使來例時月者譏內不奉貢職

何以書箋曰据非喪求譏箋曰以月例知有譏也何譏爾箋曰据從王伐鄭爲正王者可以徵市賦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求例時此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從求之故獨月箋曰彼不貢而來求責之又依聘禮遣使誥與求婦同是王者令不行故言使來求譏文自明嫌

但責內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也例日　箋曰王崩越七年乃見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當時而日者背殯伐鄭危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箋曰奔例時月者起歸于爲順祭仲

突何以名據衛侯出奔楚不名不連爵問之者幷問上出已名今復名名故使文相顧歸出入無惡　箋曰據前

奪正也明祭仲得出之故復於此名著其奪正不以失衆錄也月者大國奔例月重乖離之禍小國例時　箋曰前已正突爲君此乃奪之之使若至此乃當絕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箋曰復歸例時爲出惡詞者明非爲忽突子奪爲祭仲設文耳故兩皆見有惡之詞

其稱世子何 据上出奔不稱世子 箋曰据君存稱世子

復正也 欲言鄭忽則嫌其出奔還入與當國同文反更成上鄭忽爲當國故使稱世子明復正以效祭仲之權所以解上非當國也 箋曰必顯世子者明上忽之名貶

易爲

或言歸或言復歸 箋曰据乃復不言歸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皆於還入乃別之者入國犯命禍重也忽未成君出奔不應絕

出惡者不如死之榮也入無惡者出不應絕
則還入不應盜國　箋曰見四例故知分四
義
也

許叔入于許稱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
入者出入惡明當誅也不書出
時者略小國　箋曰入例時許失地不當名今
字者爲內諱也明爲我迫脅取其田不治其
失國罪也言入稱字知非大夫入者出入惡
兼起先奔爲不能守國也若春秋前失爵入
春秋何
以得復

公會齊侯于郜箋曰桓會例月時者起下再
會而見殺故諱從大信詞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箋曰朝例時兼言之
略也人即其君也先

進邾婁儀父不明
故於此見其等
皆何以稱人据言朝也　箋日夷狄之也桓
据邾婁已裹稱字公
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眾眾足責故
夷狄之　箋日史桼森說非夷而夷故狄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箋日入例時月者
趄櫟實國非邑也
櫟者何箋日据不繫鄭之邑也箋日以下言
似內邑也　鄭伯突卒不
見突入文知曷爲不言入于鄭据齊陽生立
此入鄭也　陳乞家言入
于末言爾末者淺也解曷爲末言爾据　俱篡
齊　不言入國意　也　箋
日据衛侯入于陳儀祭仲亡矣亡死亡也祭
後又言復歸于衛　仲亡則鄭國

易得故明入邑則忽危矣不須乃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 箋曰亡無也言自此書鄭事無與於祭仲矣世子反正祭仲之權已效忽終不能守非仲之事先已正仲逐之君之罪而赦之自此以後突忽事不必書矣若言入鄭則當見忽存亡之詞故必未言也

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据上言出奔也 箋曰上据忽奔見亦

不與仲事不必諱之**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

祭仲亡則亡矣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皆所以終祭仲之言解不虛設危險之嫌也 箋曰上稱世子著忽當立耳非謂忽成君也 仍於此終祭仲之事並忽而隱之明春秋不爲忽出例亦以示他奔入不書者眾也忽立而不能

君仲義又當廢忽而他立許之則無以示法不許則無以定國若錄忽出奔則仲不能尊主之之罪見矣必使賢臣扶立亡國之君以事之而爲之死豈春秋之意乎故並黜忽不復再見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衞侯陳侯于侈

箋曰桓會例月

桓伐鄭

箋曰桓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會例月伐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

箋曰伐例時不承上月明會危非伐危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

箋曰桓會例

月曹與會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箋曰桓會例月伐鄭箋曰伐例時以新城雜澤例之凡伐不蒙上月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箋曰不得意致伐致例時月者桓會例月至伐尤危亦月月也

冬城向箋曰城例時爲入向見之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箋曰奔例時月者得罪天子以後月入見之

衛侯朔何以名据衛侯出奔楚不名絶箋曰為夷狄詞故知非但貶曷為絶之据俱奔也得罪于天子也箋曰朔後名入同篡殺例其得罪于天子奈何箋曰据上無其事無其文見使守衛朔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月所以朝廟告朔是也箋曰此亦託始之義諸侯奔至此凡三見鄭忽突俱託義於此乃見正例以不能守國為罪也不言託始者非始又非列國通有亦不可言始而不能使衛小眾時天子使發小眾不能使行箋曰臣民叛之故奔一國故言小越在岱陰齊越猶走也岱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先言岱陰後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以為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

故當與百姓共之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　箋曰言奔齊故知于齊亦有罪無罪者當歸京師耳岱陰即齊也經言齊傳言岱陰明齊不得專國天子之岱陰耳名山不封故岱陰爲天子地也經師又旁注齊字於岱陰誤入正文遂成岱陰齊則不詞矣

屬負茲舍不即罪爾

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　箋曰蓐謂之茲負茲謂臥牀蓐也不能守國而猶偃蹇託疾以覬變王更立君乃又犯命而入爲不即罪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

箋曰公會盟例日會時盟也其日在盟上者別有義例

盟于黃

箋曰黃與會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本失爵在名例中朝桓公稱人今此不名者蓋以爲儀父最先與隱公盟明元功之臣有誅而無絕箋曰公及盟例日復字儀父褒進乃明也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此戰蓋由桓公日同非吾子云爾箋曰於五月上去夏使若承上二月起及戰者公也及本內微者之詞日者結日偏戰貴人之事言戰則敗諱去公例明而義不顯故去時以起之亦以示月不必蒙時也周書月日皆無時冠之是古史不書時矣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箋曰日卒大國正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出奔不書者方以起季奔喪歸故使若非出奔歸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之尊起宜爲天子大夫天子大夫不得與諸侯親通故魯季子紀季皆去其氏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是也　箋曰自歸于正例時月者當國與楚比同字以國氏文與某侯之弟同賢親之詞也歸于者出入無惡自陳者陳有力陳蔡無相接之道因其君死挾季而歸之當國詞明而爲賢親無惡之文者起其入而不立又與楚比異也不去自陳文者去親通譬見幾之不早幾陷於篡也何据緯以賢季於經無据若果奔喪不得言自陳

癸巳葬蔡桓侯稱侯者亦奪臣子辭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於蠻荊故賢季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篡曰不當時而日渴葬也不稱公者上貶蔡侯稱叔故從夷例侯之使與滕侯鄧侯同

及宋人衛人伐郳婁篡曰微者及伐例時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是後夫人譖公爲齊侯所誘殺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爲內懼其將見殺無日篡曰食正朔而不日略之示桓不足當君應日食之變也十月庚午朔不言庚午則非日例亦以起上去夏使若史文譌脫悉不可讀者然則桓不成君益明以正其終也上去夏承及文此去日亦承及文意尤明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箋曰桓會例月至此著王而遂見殺其當絕文昭然著明公夫人姜氏遂如齊箋曰如從外例時以及夫人夫人外也

公何以不言及夫人據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夫人外也若言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箋曰使若他國兩君者然夫人外者何箋曰据猶稱夫人則內詞內辭也內爲公諱辭其外使猶爲我箋曰諱夫人耳其實夫人外公也時夫人淫於齊侯而譖公故云爾言遂者起夫人本與公出會齊侯于濼故得并言遂如齊不書夫人會書夫人遂者明遂在夫人齊侯誘公

使遂如齊以夫人譖公故箋曰由夫人外
夫家內父母家陷公於死而自不知本無叛
公之心故緣其情而內
之弦其迹則實外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不書齊誘殺公者深
諱恥也地者在外爲
大國所殺於國尤危國重故不
暇隱也箋曰地者卒境外例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
之外多窮厄伐喪內多
乘便而起不可不戒慎加之者喪者死之通
辭也本以別死生不以明貴賤非配公之稱
故加之以絕箋曰致
喪正例日致正例時

秋七月箋曰十八年但書公喪
事故七月不書他事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箋曰過時而日葬隱之例葬公正例日過時文顯亦兼見隱耳

賊未討何以書葬据隱公也箋曰据莊公不即位見殺文明也讎在外也箋曰以書葬知非夫人殺之齊殺之也文姜襄公之女以公與齊爭戰不已欲合二國故為濼之會公反遷怒及姜詆之以鄙嫚之詞姜不能堪而懟於父不意其遽殺也既殺而不敢歸莊公權齊強大而諱之不獨不讐母且不敢讐齊於是夫人乃蒙殺夫之惡春秋別嫌原情弊罪於齊歸恨于莊不深責婦人故曰讐在外也師說誤据左氏毛詩傳以襄文為兄妹因婬而殺夫則姜之罪重於齊襄姜莊母子道絕而為大讐何

得云讐在外乎**讎在外則何以書葬**据俱讐也**君子辭也**時齊强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讐而不復乃責之諱與齊狩是也桓者諡禮生有爵死有諡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諡之卿大夫受諡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蓋以爲祖祭乃諡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也以公配諡者終有臣子之辭上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加我君者錄內也猶君薨地也 篓日君子不責人所不能若不書葬必傾國以報强齊乃後得立事卒不成故但責其忘讐而已不責其卽位也

春秋桓公經傳解詁弟二

受業耒陽曾榮漢楚校栞